

無罪而罰：明代反藩後人 朱多燬的情感交織*

楊正顯**

本文主旨在分析明代江西寧藩後人朱多燬（1530 - 1607）一生的情感轉折，一窺其在宗室身份制度與寧府謀反的歷史事實下，如何自處？朱多燬成長在寧府廢府後的紛爭與宗室祿米供應不足情況下，以諸葛亮為典型，欲為良臣，輔佐明主，成為宗室的楷模。但在宗藩條例禁令限制下，朱多燬無能考科舉，只能轉向詩文之藝，並獲得好評。然而朝廷禁令遲遲未開，再因宗正落選之故，晚年又臥病在床，以往的抱膝經世之志已棄，轉而容膝念佛。雖然在朱多燬逝世前一年科考禁令開放，但此時的他早已無心也無力。透過分析朱多燬的情感轉移，一窺藩府文化下的宗室心理與生命情調，寫實出不同以往宗室既定光鮮亮麗印象的另一面。

關鍵字：朱多燬、宗室、劉世儒、寧藩、宗正

* 本文曾在 2023 年中國明代研究學會主辦「明代社會與思想文化」學術研討會發表，承邱仲麟教授指正，謹此致謝。又曾發表於 2023 年「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承商海鋒教授指正，謹此致謝。也謝謝三位審查人的指正。

** 清華大學歷史學博士。

不論中國經過多少朝代的更迭，「皇親國戚」一直是官方史書與民間戲曲小說的熱門主題。過往對於「皇親」的印象，多數是承平時享受各種優渥待遇，甚有違法亂紀的情事，少數描述戰亂時的護衛中央的宗室。當然，歷代謀反叛亂的宗室也是歷來皇室小心謹慎作為「殷鑑」的例子，例如周公平管蔡之亂、漢代削藩引來的七國之亂與明代成祖起兵取代建文帝的歷史。本文主角朱多燝（1530-1607），字宗良，號貞湖，是江西寧府朱權的六世孫，屬瑞昌王府，封輔國中尉。¹朱多燝出生於寧王朱宸濠正德十四年起兵謀反被平定後十年，即是反藩之後，即使其祖與父並未直接參與。但不論如何，這件事情對一個還未出生的皇室王孫往後人生而言，造成極大的影響。

之所以選擇朱多燝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近年明代藩府研究，²大多關注幾個面向：一是藩府制度的變遷。這與宗室人口增多，祿米供應不足，破壞財政的紀律有關；³二是刻書活動。相當多的專書與論文極力蒐羅藩府刊刻的書籍，說明這些書籍初刻與重刻的緣由；⁴三是宗室文學。⁵從早年朱有墩（1379-1439）的戲曲研究，到後來探討諸藩宗室文學著作，其中又以與復古派前後七子交往為要；四是書法繪畫。這又以明宗室八大山人為起始

¹ 關於朱多燝的卒年，現今研究者都依據《盱眙朱氏八支宗譜》所載，定於萬曆十九年，本文依據李維楨，〈瑞昌王府輔國中尉貞湖公墓誌銘〉所載「卒萬曆丁未三月十四日（三十五年），春秋七十有八。」見〔明〕李維楨，〈瑞昌王府輔國中尉貞湖公墓誌銘〉，收入氏著，《大泌山房集》（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明萬曆39年刊本），卷81，〈志銘〉，頁4b。

² 顧錦春、葉劍飛，〈近20年來國內學界對於明代宗藩的研究綜述〉，《蘭州教育學院學報》，4（2006），頁14-19。閔海青，〈九十年代以來明代宗藩研究綜述〉，《山東教育學院學報》，6（2006），頁102-105。〔美〕David M Robinson（魯大維），“Princely Courts of the Ming Dynasty.” *Ming Studies* 65 (May 2012): 1-12. 魯大維此篇總述雖題「明代宮廷文化」，但所收四篇論文是前一年以「藩王宮廷文化」為主題的研討會論文。見〔美〕魯大維，〈歐美的明朝宮廷史研究動態〉，《故宮學刊》，2（2016），頁421。梁曼容，〈20世紀以來的中國明代宗藩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4（2019），頁30-40。此文承審查人提示，謹此致謝。

³ 例如宗室的「花生子女」問題，見最新的研究：廖子萱，〈冒亂宗支：明代宗室的非婚生子女問題〉（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13）。

⁴ 陳清慧，〈明代藩府刻書研究〉（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左媛，〈明代寧藩著述刻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2020）。

⁵ 周榆華，〈近30年來明代藩府與文學研究述略〉，《南昌高專學報》，1（2012），頁24-25，28。張曉彭，〈明代宗藩詩人及其詩歌述論〉，《南都學壇》，5（2016），頁46-52。

點，逐漸往上追尋相關的宗室書畫家；⁶五是宗教信仰。從過去關注嘉靖帝與萬曆帝，到現今江西寧王朱權的研究與宗室內崇信二教的相關人物。⁷關注的角度，仍然偏重藩府的上層文化。第二個原因是對於反藩的研究，過去多重視謀反過程的討論，很少論及叛平後對同宗宗室的影響。例如不同於明初漢王朱高煦謀反被殺後，其支裔不存，山西寧夏慶府的朱寘鐫與江西南昌寧府的朱宸濠在反叛被平定後，雖其自身與家人子孫都處死，但其同宗宗室仍在。而慶府與寧府在叛平後的處理情況亦有不同，慶府並未像寧府一般被「除府」，但因慶王朱台宏曾向朱寘鐫行君臣禮，因而被革除爵位，進而廢為庶人，改由鞏昌王朱寘鏘主持慶王府的事務。⁸寧府被除府外，朝廷亦指定一位郡王來攝理王府事，與慶府一樣都埋下府內不安的因素。很少有學者關注反藩後人的人生際遇，只有薛正昌指出在安化王朱寘鐫謀反後，慶王朱鼐楨「非常謹慎」，嚴格要求自身與王府各宗室，⁹但無及其他。寧藩後人的研究方面，筆者現今看到的只有左媛〈明代寧藩著述刻書研究〉與孫佳萍〈明代江西寧藩文學研究〉兩本碩士論文。¹⁰左媛的論文不脫過往對藩府刻書與著述的討論；孫佳萍則比較詳細討論寧藩宗室文學上的表現，其第三、四章討論到朱多燜等相關文學與社團。

第三個原因是即使是宗室，也有高低層次的差異，不能一概而論，但現今的研究包括考古報告，會讓人誤以為宗室生活愜意，推動文化事業易如反

⁶ [英]柯律格 (Craig Clunas) 著，黃曉鵬譯，《藩屏：明代中國的皇家藝術與權力》(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

⁷ 林桂如，〈朱權的兩部史書——《通鑑博論》與《漢唐秘史》〉，《書目季刊》，46：3 (2012)，頁 37-48。林桂如，〈「知我者，其惟是書乎」：論朱權《原始秘書》之編纂〉，《成大中文學報》，51 (2015)，頁 159-188。王崗著，秦國帥譯，《明代藩王與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護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⁸ 薛正昌，〈明代藩王慶府宗室考〉，《社會科學戰線》，7 (2014)，頁 96。有關朱寘鐫反叛的前因後果，魯大維從當時寧夏慶府地區的政經條件，討論劉瑾的政策對此地的影響，有著不同過往史書認定朱寘鐫有異心才反叛之說。David M Robinson, "Princes in the Polity: The Anhua Prince's Uprising of 1510." *Ming Studies* 65 (May 2012): 13-57. 此文承審查人提示，謹此致謝。

⁹ 薛正昌，〈明代藩王慶府宗室考〉，《社會科學戰線》，7 (2014)，頁 97。

¹⁰ 孫佳萍，〈明代江西寧藩文學研究〉(廣州，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系碩士論文，2021)。

掌，人生際遇一帆風順。¹¹最近梁曼容〈貧困的貴族：明代下層宗室的階級固化與特權異化〉一文透過山西、河南與陝西等地藩府的例子，闡明下層宗室普遍貧困的問題。¹²孫佳萍論文也曾提及到寧藩中尉以下宗室困苦的生活，但仍持以往文學標準衡量這些宗室的文學表現。例如她評價朱多燝樂府詩作時，就說其「題旨完全相同而韻味盡失」。¹³如果這個評價為真，那麼清代陳田（字松山，號黔靈山樵，1849-1921）評價藩府文學時，就不會說：「王孫之工詩者，當以瑞昌中尉多燝為稱首。」¹⁴顯見，作者對當時朱多燝文學內涵的理解尚有商量之處。當然，學界之所以未及這個部分，實因材料稀少，畢竟輝煌的東西易留存於後世，反之則不易。由於朱多燝一方面是反藩之後，另一方面是宗室的最低階層（中尉），透過展演他的跌宕人生（或謂固著人生），不僅能讓我們更能理解藩府生活的歷史圖像，更能從其思想的轉折理解藩府制度對宗室的限制。

一、寧府不寧

理解朱多燝的人生，須先理解他出生在什麼樣的環境與家庭。誠如前所言，他是寧藩的後人，因此其文化與處境自是深受祖父母知識背景與跟大宗寧王間的關係影響。先談寧王的影響。眾所皆知，寧王在謀反前，其實已準備許久，不管是復護衛，送子進京等，都是史書已有紀錄之事。此外，由於要起兵，財政自然要擴張，但朝廷給的祿米是固定的，自然需要額外與不法的來源，王陽明在平宸濠後與當時的監察御史唐龍清理地方時說到：

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等項，或用勢強佔，或減價賤賣，或因官本准折，或摭別事抄收。有中人之家者，

¹¹ 張明富、張穎超，《天潢貴胄的心智結構：明代宗室群體心態、知識狀況及信仰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¹² 梁曼容，〈貧困的貴族：明代下層宗室的階級固化與特權異化〉，《中國史研究》，2（2022），頁145-161。此文並未提及到江西藩府下層宗室的情況。

¹³ 孫佳萍，〈明代江西寧藩文學研究〉，第四章「弛禁以後寧藩的文學活動」，頁75。

¹⁴ 〔清〕陳田輯，《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1冊，甲籤卷2下，頁67。

一遭其毒，即無棲身之所。有上農之田者，一中其奸，即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以增租額。利歸一己，害及萬家。¹⁵

這「害及萬家」一語說明南昌附近郡縣都深受宸濠剝削之苦，而南昌當地的富家大賈自然是其眼中肥羊，例如南昌陳允通（字汝政，號右城，1509-1573）墓志銘記云：

時逆藩虐焰，流毒江西，富家大賈無不罄囊空杼，公父亦罹其禍。公曰：「幸有弱輩，錙銖何足惜。」公父遂罄所積，以填溪壑，方免一家鉗網之苦。¹⁶

宸濠魚肉鄉里，對當地居民而言，自然會將罪過視為整個江西藩府之所為。而在宸濠亂後，戰爭對當地經濟的破壞更是嚴重，即使是宗室亦受影響。例如輔國將軍朱宸淌（號橘坡，1483-1523）墓志銘記云：「近遭寧濠叛亂，兵火荼毒，清貧數載，蕭然若布衣人，可謂達時變者矣。」¹⁷要注意的是，朱宸淌還是「將軍」位階，他都貧如布衣，再下一等的「中尉」，日子不就更辛苦了。

宸濠反時，有很多同宗宗室，受其脅迫，不得不參與，但亂平之後，也受牽連。如朱宸平的儿子朱拱楛（號精一，1499-1554）墓志銘記云：「寧邸濠反，協宗室以隨。君以母在，心不肯，退以愚免。濠誅，天子議親赦宗室，乃復土。」¹⁸不僅僅是男性宗室，即使已嫁給平民的女王孫，一樣受到牽連。如江

¹⁵ [明]王守仁，〈計處地方疏【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收入吳光等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13，〈別錄五·奏疏五〉，頁429。《安仁縣志》：「正德中，江西士夫郭某有女善詩詞。一日，嫁女過湖，阻風於安仁舖，時都憲王守仁亦阻風於此。閒中以石牛為題，作一絕云：『安仁舖內倚闌干，遙望孤牛俯在山。』下句搜求，終不快意。問其處有文人才子能續者，賞之。郭女聞之，即續云：『任是牧童鞭不起，田園荒盡至今閒。』時宸濠肆虐，百姓逃亡，田園多至荒蕪者，故詩及之。」[清]朱潼修、徐彥楠等纂，《安仁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6），〈軼事·嫁女題石牛〉，卷36，頁956b。

¹⁶ [明]伍士望，〈明故處士石城陳公墓志銘〉，收入陳柏泉編著，《江西出土墓誌選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頁374。

¹⁷ [明]朱宸江，〈明故石城輔國將軍墓志銘〉，收入陳柏泉編著，《江西出土墓誌選編》，頁471。

¹⁸ [明]涂相，〈石城王府輔國將軍精一君墓志銘〉，收入陳柏泉編著，《江西出土墓誌選編》，頁486。關於宗室犯罪圈禁中都鳳陽的過程與問題，參考連啓元，〈親親與幽禁：探析明代高牆規劃與罪宗淹禁現象〉，《法制史研究》，38（2021），頁57-

濤之配是宜春懷簡王孫女，「幼罹逆濠之變，逮繫中都數年矣，既而連坐者稍稍得白，始釋歸。」¹⁹若不是宗室，也不會受到「株連」。這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朱多燠的祖父朱宸渠身上，《明實錄》正德十六年記云：

法司會議言宸濠逆黨如宜春王拱樛等，情罪深重者先已伏誅，其鎮、輔國將軍覲鍾、覲銚、宸渠、宸潛、宸浣、覲鏈、覲鉉、覲鈿、宸洪、拱樛、拱樛、宸澳、宸瀾，原不與謀，臨期聽其使令巡城守門，事出迫脅，情非得已，應從末減奪爵或遷處以示懲。……上是其議，乃革覲鍾等爵降為庶人，押發鳳陽高牆禁住，在城將軍各革去祿米三之一。²⁰

朱宸渠被降為庶人，圈禁中都鳳陽。²¹更重要的是「將軍」位階者要革去「祿米三之一」，影響往後的生活。嘉靖七年，石城王府的將軍們就上疏要求「補給」，《實錄》記云：

石城王府鎮國將軍覲鏈等始以受逆濠偽命減祿米，至是上疏乞補給。戶部覆「覲鏈等皆逆濠之黨，得免連坐，幸矣。乃妄意補支，況江西連歲災傷，而宗室眾多供應不敷，乞禁勿與。」從之。²²

隔年，因宸濠受牽連的將軍們再要求復爵，原因即是生活困苦。《實錄》記云：

瑞昌王府革爵庶人宸潛等先坐宸濠脅從，概發高牆。已而法司勘明，放還本府。至是援宸洪例，請復原爵。禮部議「『封爵祿米』係干大典，遽難輕議，第革爵日久，齒于編氓，困苦可憫，宜行江西布政司于應得口糧布花外，量加優恤。」從之。²³

值得注意的是法司既已勘明這些將軍當時是被脅迫而為，但為何又不予復爵？

91。

¹⁹ [明]楊汝允，〈皇明宜春懷簡王孫女誥封黎城郡君江母墓志銘〉，收入陳柏泉編著，《江西出土墓誌選編》，頁489。

²⁰ [明]張居正等撰，《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4，「正德十六年七月二日」，頁157。

²¹ 「父宸渠為濠累，逮繫中都，兄拱樛請以身代，拱樛佐之，卒得白。」朱渥丹等編纂，《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世系總派〉，頁33。

²² [明]張居正等撰，《世宗實錄》，卷95，「嘉靖七年十一月十日」，頁2209。

²³ [明]張居正等撰，《世宗實錄》，卷102，「嘉靖八年六月十三日」，頁2408。

在寧府除府之後，整個江西藩府是處於無人管理的狀態，因此，朝廷必須選擇一位「郡王」來總理過去王府的職能。《通志》記云：

莊僖王嫡次子，正德六年始封鎮國將軍。莊僖王薨，將軍應襲王爵，因屢濠索賄不從，沮抑請封。十四年，宸濠叛逆伏誅，命擇宗室之賢以總府事。鎮巡三司廉得宗室多與宸濠跡涉嫌疑，唯將軍心存忠諒，人無非議。奏下廷臣僉議，久諧。嘉靖元年奉勅管理府事，戒飭宗支。二年，冊封為弋陽王。²⁴

由於江西宗室多參與宸濠謀反，因此，過去與宸濠有宿怨的弋陽莊僖王次子就被任命，並且恢復全額祿米的發放。²⁵這條史料間接說明宸濠不僅盤剝百姓，即使對自己同宗宗室也毫不手軟，顯見藩府階級森嚴。當然，朝廷此舉也表示過去管束其他地方郡王的南昌寧王宗室，主客易位，得被管束，處境大為反轉。舉例來說，過去跟弋陽王平起平坐的其他郡王，因被節制，引來不快。《明實錄》嘉靖二十二年條記云：

初江西諸郡王歲時朝賀俱在弋陽王府行禮，至是建安王宸瀟以己尊屬，不欲隨班。因遣校尉張益上疏稱病，請歲時得自從其府行禮。詔責瀟不敬，令恪遵典禮，不得妄奏。²⁶

由於朱宸瀟輩份長於弋陽王朱拱樞，不願移駕行禮如儀，遭到朝廷切責。

從宸濠亂後至朱多燜成年之時，大概是嘉靖三十年左右，現實狀況如同前述，過往寧府的風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府」已除，宗室分成三大支，各有管束郡王，但寧府宗室間紛爭也逐漸浮現。嘉靖三十一年，江西在地人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1496-1554）上〈江西王府分管府事〉疏，疏云：

²⁴ [明]林庭棊修、周廣纂，《江西通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182，臺南：莊嚴文化，1996），卷 1，〈藩省〉，頁 15a-15b。《世宗實錄》：「癸卯。命襲封弋陽王拱樞管理府事。戒飭建安、樂安各府宗室人等，務遵祖訓，保守祿位。凡慶賀禮儀，遇聖旦正旦冬至等節，鎮巡司府官俱于布政使司，管理府事郡王統率各郡王宗儀教授等官于本府各行禮。迎接詔勅敕書，亦于布政使司開讀騰黃齋送。管理府事郡王率宗儀人等遵照儀注開讀，從禮部議也。」此段記載說明「管理府事」郡王的職能。[明]張居正等撰，《世宗實錄》，卷 17，「嘉靖元年八月三十日」，頁 543。

²⁵ 「甲午。命補支寧府弋陽王拱樞及鎮國等將軍拱樞等祿米三分之二，以正德十六年奉詔減革日為始，因拱樞等奏辯與宸濠事無相干，從該部勘覆也。」[明]張居正等撰，《世宗實錄》，卷 31，嘉靖二年九月二十七日，頁 828。

²⁶ [明]張居正等撰，《世宗實錄》，卷 275，「嘉靖二十二年六月二日」，頁 5385。

緣宸濠既以謀反伏誅，其國應除，其寶已毀，其爵永不應襲，其府名已不復存。一時宗室郡王據其各相攻訐，雖與反者干涉各有淺深而皆不能無染。……今纔一易世，遂競起而爭。雖以管理為說，竊恐意不徒在於管理，非分之望或根於心矣。故彼則恐此之久據，而多方以搖之，此則恐彼之傾奪而多方以持之，此臣等所謂「將來爭競大起，禍變無端，重費朝廷處分者」也。²⁷

「非分之望」一語，說出各宗室相爭之因，深怕一旦三個郡王的管理權「世襲」。而這牽涉到宗室各種待遇請求等等的權力，例如將軍生子請封、祿米的給予與王妃賜婚等等，這些都需經過管理郡王轉奏，誠如上述宸濠透過這個權力索賄莊僖王次子。朝廷後來接受歐陽德的建議，革去弋陽王「管理」舊名，也就是說，各宗室同樣尊卑，只是有事由這三個郡王轉奏。²⁸但歐陽德文集內有很多關於宗室「越關入京」事的奏疏，顯然轉奏的功能不彰。而宗室常常越關入京，其中最多的原因是祿糧發放不及與積欠，導致生活無以為繼，才會干冒觸犯國法的危險。例如《實錄》記戶科給事中管懷理（字一初，生卒年不詳）嘉靖十三年（1534）的說法：

邇者宗室相率入京，奏乞祿糧，越禁犯例，固宜切責。但臣等遍閱其狀，無非飢寒迫切，婚喪廢禮，窮感之故。及查天下糧額，歲入率不給。如山西晉代瀋三府歲用祿糧九十五萬六千有奇，而歲派不過八十四萬二千餘石，即此一省，天下可知。嗣後支派愈廣，祿糧愈多，宗室貧苦至極，豈可坐視困斃不為區處。²⁹

十三年已如此了，隨著時間增長，宗室愈多，祿糧不給的情況更加嚴重，況且朝廷還有裁祿的作法。如奉國將軍朱多炆的墓志銘記云：「雖屢奉裁祿詔，

²⁷ [明]歐陽德著，陳永革編校整理，《歐陽德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13，〈奏疏〉，頁337-338。

²⁸ 「初命江西建安、樂安、弋陽三王府分管各宗室。建安以鍾陵一府附之，樂安以石城、瑞昌二府附之，弋陽以臨川、宜春二府附之。凡事轉奏行慶賀等禮輪次從尊仍更賜弋陽王印，革去管理舊名。」[明]張居正等撰，《世宗實錄》，卷391，「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頁6871。」詔瑞昌王府宗室分附樂安者，改附弋陽，以瑞昌祖恭僖王與弋陽祖榮莊王同母，從將軍中尉拱榦等請也。」[明]張居正等撰，《世宗實錄》，卷479，「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頁8010。

²⁹ [明]張居正等撰，《世宗實錄》，卷167，「嘉靖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頁3671。

君之食貨生殖以豐，樂棚賓祭大禮，舉之倍常時，是遵何道哉？良以理財者有人耳。」³⁰雖說墓志銘表彰朱多燠夫人善於理財，但也顯示朝廷因為財政問題逐漸縮減宗室待遇。吳國倫在朱載堦（字昇甫，號大隱山人，？-1597）文集序中提及：「會詔下宗正條，遞減王祿，而大隱園客則猶趾相錯也，山人於是坐困不自給，至鬻田舍、質子錢，厘厘為朝暮計已。」³¹從朝廷於嘉靖四十三年頒布的《宗藩條例》中，的確透過折色的財政方法，變相縮減過往的各項待遇。³²因此，將軍中尉以下的日子就更辛苦了，也是朱多燠成年後的生活條件。

朱多燠成年之際，也深受家庭的影響。誠如上述提及其祖父在宸濠亂後被廢為庶人，押往中都鳳陽圈禁，不久才被放還。他的父親奉國將軍朱拱樞（字茂材，號季白，1503-1566），在宸濠未反之前，即與江西當地士人官員交好，例如李夢陽、王陽明與嚴嵩等，這可從朱多燠於嘉靖三十六年為其父編纂《麗澤錄》得知。朱拱樞還刻意迎合嘉靖帝改革禮制的政策，在宗室內改革祀典，家譜記云：「嘉靖九年，上書請建宗學，令宗室設壇墀，行耕桑禮，謹祀典，加意恤刑，皆得旨諭允。捐田白鹿洞瞻學者，其後以議禮稱旨。」³³還將嘉靖帝賜與的敬一箴等敕書，建樓收藏，於嘉靖十八年時得到朝廷賜名「尊賜」。³⁴不過，朱拱樞的作法不是特例，而是當時的普遍作法，例如嘉靖帝父親興獻王曾經建陽春臺與文人賓客賦詩倡和，也刻醫書數種。嘉靖帝下令編纂的《武宗實錄》記載到其父：

³⁰ [明]楊汝允，〈明故石城良齋偕原配陳淑人墓志銘〉，收入陳柏泉編著，《江西出土墓誌選編》，頁497。

³¹ [明]吳國倫，〈大隱山人稿序〉，收入氏著《甌甑洞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23，臺南：莊嚴文化，1997），〈續稿〉，〈文部·序〉，卷7，頁630b-630c。嘉靖三十六年（1557）七月十九日，朱載堦被冊封為樊山王。

³² 藩書記云：「嘉靖四十三年，奉《宗藩條例》改三七兼支，然止於奉國將軍，其中尉仍兼支四六。而郡縣主君及儀賓俱二分本色、八分折鈔。至萬曆十一年，又改折色米每石折銀二分，此無他，蓋以天潢派盛，物力有限，其麗不億，則其勢不得不為通融于其間也。視昔封制，業已倍蓰什百。然則今日之良圖，無如宗藩事宜所載，於各府額派祿糧綉增贏餘，截作定數，日後子孫無論多寡，照爵通融均支，永為定制。」[明]王宗沐纂修，陸萬垓增修，《江西省大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3，〈藩書〉，頁502-503。

³³ 朱渥舟等編纂，《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世系總派〉，頁33。

³⁴ 「瑞昌王府奉國將軍拱樞嘗以議禮稱旨，賜敕褒諭，又賜敬一箴等書，至是以建樓藏敕，請賜名額詔扁其樓，曰『尊賜』。」[明]張居正等撰，《世宗實錄》，卷221，「嘉靖十八年二月三日」，頁4571。

其持身甚嚴，不甘旨酒，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耽玩珍奇，不談術數，不狎倡優，不崇尚仙佛。言笑必謹，衣冠必正，雖燕居未嘗惰慢。臨位端拱，凜若神明，宮居雍睦，家政整齊。……工古篆，又喜以文事自娛。……而天人之理、聖賢之學、帝王之大經大法、古今之可鑒可勸，莫不備具於其中。³⁵

這樣的史書寫法自然成為良好宗室的標準，成為其他宗室仿效的對象。如益宣王朱翊鉞（號潢南道人，1537-1603）的壙志記其奉藩以來的作為云：

入宗廟則思孝，對社稷則思敬，遇祝聖拜表則思忠，遇欽使奉冊則儼天顏於咫尺，遇朝廷有大興作，則捐祿以助鴻工，遇諸臣僚則折節而有禮，遇諸俊彥則吐握而有文，遇諸黎庶則嘉惠而有恩，此蓋其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語文章之事，則左圖右史，不廢朝昏；心詠口吟，悉騰眾聽。所著有詩文及禮樂志、樂編凡若干卷，傳於世肆。皇帝賜題其藏書之所曰「遜學書院」。語書法之精，則李，鍾之篆隸，實所取宗，張、王之行楷，兼所欽式。皇帝函籙命書以昭寵異。茲鉅典也，陳思弗得擅文，而河間恒讓禮樂矣。³⁶

這樣的愛好詩文圖史、編纂刻書、間擅書法的形象，在其他宗室的墓志銘也常常見到，自然影響到朱拱樞教育朱多燝的方式，以及其自身價值觀的建立。

二、宗室之花

由於現今所存朱多燝的詩集是晚年友人王士昌（字永叔，號斗溟，1559-1624）所編，但所收的詩文相當少，只有八卷，而且「戊寅（萬曆六年）以後什不存三四焉，丁丑（萬曆五年）以前什不存一二焉。」³⁷無法完整敘述其早年生活樣態。但從友人李維楨（字本寧，號翼軒，1547-1626）為其寫的墓志銘，稍能一窺其教育過程。記云：

³⁵ [明]費宏等撰，《武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175，「正德十四年六月」條，頁3387-3394。

³⁶ [明]翰林院奉敕，〈大明益宣王壙志〉，收入陳柏泉編著，《江西出土墓誌選編》，頁523。

³⁷ [明]喻均，〈朱宗良詩集序〉，收入[明]朱多燝，《朱宗良集》，卷首，頁3a。

五歲能為駢偶語，鄒文莊（守益）命賦七言詩，承響而對，文莊目為小友。年十五封鎮國中尉，師里人太僕余公、太理齊公，曲節從教，治舉子業，博雅中倫，以格宗正條不得試。廼專精為詩，有善空同先生言者，眾所誦習，公曰：夫空同學有師承，其人雖遠，其書故在，舍其源而末流是趨乎？取家尊賜樓所藏周秦漢魏六朝三唐諸家遺編而時習之，若曹褒寢懷丹鉛行誦文書矣。有所論著，字比句櫛，不示人以朴，書法得右軍大令意。³⁸

這段描述可見早年教育受到父親交友圈的影響，如鄒守益、李夢陽，也看得出詩文態度已有前七子「復古派」的趨向。當然，墓志銘內大書特書的是與後七子的交往，這一點實成為朱多燬生平的亮點，卻掩蓋其內心轉折的事實。墓志銘云：

吳明卿（國倫）與李觀察于鱗（攀龍）、王司寇元美（世貞）、徐左丞子與（中行）稱中原七子，瞻矚甚高，左官豫章，得公詩而稱之，近體沉雄，不落蹊徑，古詩在曹王鮑謝間，遂締僑札之好。贈公詩有「師傳秋駕法，人駭夜珠光」語。諸宗人慕吳公，延致無虛日，置酒高會，座無公不歡，授簡賦詩，公輒先成，吳公擊節不已。³⁹

這裡說的是吳國倫（字明卿，號川樓子，1524–1593）於嘉靖三十五年任江西按察司知事時，結識朱多燬，並高度讚揚其詩作。不過要等到萬曆初年，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弇州山人，1526–1590）弟王世懋（字敬美，號麟洲，1536–1588）來江西任官，並引薦給其兄與友人後，朱多燬詩名才外顯。⁴⁰

由於朱多燬文集的限制，不容易重建其嘉靖時期的活動狀況，但跟外省文化人的交往，是他很重要的標誌。例如跟山陰畫家劉世儒（字繼相，號雪湖）的來往。嘉靖三十八年左右，劉世儒來江西，就曾訪問瑞昌王府諸王孫，也

³⁸ [明]李維楨，〈瑞昌王府輔國中尉貞湖公墓誌銘〉，頁 1a-2a。

³⁹ [明]李維楨，〈瑞昌王府輔國中尉貞湖公墓誌銘〉，頁 1a-2a。

⁴⁰ 「歲辛巳（1581），不佞以開西督學使者稍遷參知河南政事，而友人王敬美自江西憲副來代之。余問江西諸宗室中賢者為誰？敬美首以宗良對。余曰是名某某者與。敬美曰『不然，宗良聞然而日章，無待者也。因取宗良詩與張助甫共覽之。三復殷勤，以為朱邱中當時無輩。蓋又四年而余始識宗良其人，信如敬美言。』」[明]李維楨，〈朱宗良詩集序〉，收入[明]朱多燬，《朱宗良集》，卷首，頁 1a-1b。

包括朱多燬。在其《梅譜》內諸公贈言裡，朱多燬曾說：「手持梅帳特贈我」。⁴¹過了十年後，隆慶三年（1569），劉世儒又再次探訪，朱多燬說：

山陰劉繼相善寫墨梅，別余且十年矣。風雪之日翩然扣關，酒罷抽吳毫，索信州佳楮寫羅浮帳子。狂恠怒張，頃時而就，稱神品焉，為賦四絕。⁴²

四絕之後有朱謀堯（謀堯，字巍甫，號松石，1530–1607，鎮國中尉）與朱謀境（號松友，1537–1619，鎮國中尉）的詩作。參與者還有朱多燿（字用晦，號斗西，1534–1596，奉國將軍），詩中有云：

識面曾經十載前，重來更覺情味好。……男兒有技當世稱，眼底浮雲何足道。⁴³

可見前後兩次，朱多燿都有參與。第二次會面，鄭濬（字斗華）與余曰德（初名應舉，字德甫，號午渠，1514–1583）亦與此會，鄭濬詩引云：

己巳夏（隆慶三年），余歸豫章，抱病西林。劉君挾《雪湖譜》訪余于棲鳳樓，時偶得信州佳楮方廣丈餘，即席援筆掃雪梅帳子，風骨凜然，座間絕倒，率爾贈歌。⁴⁴

這個描述完全與朱多燬相同，都是風雪之日到訪，並現場揮毫作畫，一畫梅，一畫羅浮山。余曰德亦有詩作四首。⁴⁵往後，余曰德還同朱多燿前往朱多燬家觀看劉世儒的梅花圖。⁴⁶朱多燬不僅跟山陰劉世儒交往，也跟吳中畫家來往，其詩〈戚參軍畫花卉歌〉有「吳中寫生稱第一」之語。⁴⁷而透過劉世儒《雪湖梅譜》的流傳，也間接打開朱多燬的知名度。約莫在萬曆七、八年左右，胡應麟寫信給朱多燬，信中說：

⁴¹ [明]劉世儒繪著，《劉雪湖梅譜》，卷上，〈贈言·七言古詩〉，頁18a-18b。

⁴² [明]劉世儒繪著，《劉雪湖梅譜》，卷下，〈贈言·七言絕句〉，頁5a。

⁴³ [明]劉世儒繪著，《劉雪湖梅譜》，卷下，〈贈言·七言古詩〉，頁18b。

⁴⁴ [明]劉世儒繪著，《劉雪湖梅譜》，卷上，〈贈言·七言古詩〉，頁29b。

⁴⁵ [明]余曰德詩引曰：「山陰劉君繼相善寫生，尤工墨梅，擅名海□矣。茲遊豫章，雪中訪真（貞）湖君，為作羅浮帳子，□題四絕，辱以示余。」[明]劉世儒繪著，《劉雪湖梅譜》，卷下，〈贈言·七言絕句〉，頁8b。

⁴⁶ [明]余曰德，〈花朝雨中同用晦過宗良館并觀劉世儒梅花圖〉，《余德甫先生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22，臺南：莊嚴文化，1997），卷5，〈五言律詩〉，頁115c。

⁴⁷ [明]朱多燬，〈戚參軍畫花卉歌〉，《朱宗良集》，卷4，〈七言古詩〉，頁1b-2a。

不佞十載前從山陰劉生得畫梅詩一帙，讀之至足下，輒擊節賞歎，以為不意今人中有才如足下者。而是時不佞方索居，無能藉交游通尺素於左右。……邇者邦相兄（喻均）來令敝邑，王次公往來澱水間，每一晤言輒交頌足下不容口，私心則愈益鄉往，欲藉明府君紹介相聞屢矣。⁴⁸

十載前約莫是隆慶年間，朱多燠的詩作已收錄進《雪湖梅譜》，所以胡應麟才能讀到，加上喻均（字邦相，號楓谷，1539-1605）於萬曆七年任浙江蘭谿知縣，與其結為好友，才能知曉其人與詩。

由於宗室子弟不能考科舉，朱多燠轉而將精力集中在詩的寫作上，跟同宗與在地士人結「夫容社」，⁴⁹地點就在堂弟朱多燿家裡「芙蓉園」內，⁵⁰參與者還有余曰德等人。朱多燠墓志銘中描寫此詩社與文人交往有云：

方比部士功、趙州守脩甫、彭孝廉稚修、從弟貞吉、族子巍甫（朱謀境）、佳甫為詩社，公以齒居左席，實亦才有甲乙。其後喻觀察邦相（均）、丁參知右武、王廷尉永叔（士昌）、劉少宰幼安、袁給諫吉卿往來倡和。最稔董中丞子才（世俊）、陳廷尉玉叔、方學憲子及、章納言元禮、山人方仲美，羅敬叔、游元封、陳山甫輩，或干旄脩謁，或書疏啓居，或隆父執禮，或列弟子籍，不可勝數。⁵¹

參與人數不少，顯見此詩社在當時的聲勢，非僅僅侷限在宗室中的活動。⁵²黎民表（字惟敬，號瑤石山人，1515-1581）在給朱多燿詩，針對夫容社成立有「昭代才名應繼起」語，⁵³往後亦有《夫容社吟藁》之編。⁵⁴日本內閣文庫藏有《夫

⁴⁸ [明]胡應麟，〈報宗良王孫〉，《少室山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19，〈書牘十六首〉，頁874b。

⁴⁹ 關於此社與復古運動間的關係，參見張藝曦，〈明中晚期江西詩、文社集活動的發展與動向〉，《新史學》，31：2（臺北，2020），頁71-79。

⁵⁰ 「芙蓉園。在城東北。嘉靖間，王孫朱多燿勅築，與余憲副曰德、宗人多燠結吟社于此。」[清]楊周憲修、趙日冕等纂，《新建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7，〈樓臺考〉，頁687。

⁵¹ [明]李維楨，〈瑞昌王府輔國中尉貞湖公墓誌銘〉，《大泌山房集》，卷81，〈志銘〉，頁2a。

⁵² 張藝曦，〈明中晚期江西宗室與士人社集〉，《故宮文物月刊》，439（2019），頁34-41。

⁵³ [明]黎民表，〈答朱用晦〉，《瑤石山人稿》（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3，〈七言律詩〉，頁163d。

⁵⁴ [清]范邦甸，《天一閣書目》：「《夫容社吟稿》，四卷，刊本。每卷首有古司馬氏

容社吟藁》孤本，觀此藁所收人物之詩，除了朱多燿與余曰德外，還有王世貞、王世懋、李攀龍、徐中行、吳國倫、范惟一與汪道昆等人，也包括朱多燿與朱拱樞宗室在內。⁵⁵

朱多燿詩文雖與前後七子相仿，趨向「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但在其詩文中仍有一些詩文反映其內心的渴望，這跟其早年治舉子業，具有經世濟民之志有關。例如編刪於萬曆二十五年《朱宗良集》，開篇就是「樂府詩」，而且選的是〈胡笳十八拍〉其中的〈朱鷺〉、〈思悲翁〉、〈上之回〉、〈戰城南〉，用意不言可喻。〈朱鷺〉說得是「曷以報明主」；⁵⁶〈上之回〉希望皇帝令出百官從，能夠健康治理四海天下。⁵⁷再以〈戰城南〉為例：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掩烏啄之。為我謂烏：「且勿啼！野死諒不掩，朽骨安能奮以飛？」水深眈眈，蒲葦蕭蕭。梟騎饑鬥死，駑馬飽且驕。日瀑沙石，塞以南？塞以北？禾黍不獲啄枯骨。思得良臣和邦國。願為忠臣，忠臣誠可傷，朝陣如雲，暮骨如霜。⁵⁸

十八拍原詩詩意是描述古代戰士上戰場殺敵的慘況，朱多燿透過此詩反映他自身願意在南有倭寇、北有韃靼、外患頻仍的情況下，請纓上陣，「願為忠臣」，即使戰死沙場，骸骨為野鳥所啄也不在乎。

朱多燿作為宗室，亦有作為楷模的宗室，例如漢代淮南王劉安（179-122BCE），其詩有云：「夢借劉安枕，寒分子敬氈。聞雞如起舞，鞭弭定誰先。」⁵⁹劉安編纂《淮南子》，希望為當時漢朝天子政治提供理論依據，可安枕而治。而所謂的「子敬氈」則是晉宗室王獻之（字子敬，344-386）的典故。⁶⁰

圖章。明四明吳士編并跋。後云：『右豫章朱二先生詩。歲己巳冬，士以吳郡王公、武昌吳公書介謁二先生于夫容社中，因得盡讀其詩，謬為次之，曰『夫容吟社稿』。逼歲歸吳，屬王公為之序。』（續修四庫全書史部 9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 4 之 3，〈集部〉，頁 265b-265c。這裡的「王公為之序」，是指〔明〕王世貞，〈芙蓉社吟稿敘〉，《弇州山人四部稿》，卷 66，〈文部〉，頁 12b-14b。

⁵⁵ 〔明〕朱多燿、余曰德選，吳士編，《夫容社吟藁》，明隆慶四年序刊本，日本內閣文庫藏。

⁵⁶ 〔明〕朱多燿，〈朱鷺〉，《朱宗良集》，卷 1，〈樂府〉，頁 1a。

⁵⁷ 〔明〕朱多燿，〈上之回〉，《朱宗良集》，卷 1，〈樂府〉，頁 1b。

⁵⁸ 〔明〕朱多燿，〈戰城南〉，《朱宗良集》，卷 1，〈樂府〉，頁 1b-2a。

⁵⁹ 〔明〕朱多燿，〈春夜風雨大作止宿永叔齋中〉，《朱宗良集》，卷 5，〈五言律詩〉，頁 3a。

⁶⁰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

最後又以劉琨、祖逖「聞雞起舞」故事做結，顯示其胸懷澄清天下之志。而其詩文的典型則是有宗室身份的曹植（字子建，192–232，封陳王，諡號思，常稱「陳思王」），余曰德贈詩云：

誰堪華髮問相知，公子翩翩爾更奇。折節總深千古意，揮毫不數六朝詩。春雲湖上高眠穩，明月尊前罷讌遲。自是君家多素業，可因賓客負陳思。⁶¹

前述益宣王墳志中有云：「陳思弗得擅文，而河間恒讓禮樂矣！」也同樣以曹植為例，河間獻王則是劉德（160–129BCE）。而宗室之外的人物，朱多燠則屬意三國時的諸葛亮（字孔明，181–234），甚至根據諸葛亮未出山，躬耕南陽時，常抱膝常嘯〈梁父吟〉，⁶²因而建「抱膝軒」以明志。黎民表知道朱多燠建軒之意，寄詩中有「躬耕莫問南陽事，千里名駒在帝家。」之句。⁶³歐大任（字楨伯，號崑山，1516–1595）寄詩也云：「君自吟梁父，何妨一掩關。」⁶⁴不過，這樣的心志隨著朱多燠晚年又窮又病、「宗正」落選等因素，逐漸消亡，轉向佛教。

由於朱多燠詩集多是萬曆五六年後的，而這些詩除了與賓客來往酬答外，更多的是哀嘆自己生活條件不好，以及生病病危的感受。例如：「爵亦通侯貴，家如處士貧。」⁶⁵看似王孫，實是貧民。「中宵獨惆悵，生計轉艱難。」⁶⁶「老與窮相傍，何由得并除。」⁶⁷由於朱多燠家曾於萬曆十六年冬天遭受回祿

。……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走。』〔唐〕房玄齡等撰，吳則虞點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80，〈列傳第五十·王羲之（子獻之）〉，頁2104-2105。

⁶¹ 〔明〕余曰德，〈集宗良宅賦贈〉，《余德甫先生集》，卷9，〈七言律詩〉，頁164d-165a。

⁶² 「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裴松之注引《魏略》：「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不言。」〔晉〕陳壽撰，〔劉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35，〈蜀書五·諸葛亮傳第五〉，頁911。

⁶³ 〔明〕黎民表，〈抱膝軒為朱宗良賦〉，《瑤石山人稿》，卷13，〈七言律詩〉，頁164a。

⁶⁴ 〔明〕歐大任，〈抱膝為朱宗良賦〉，《歐虞部集十七種》，《北轅集》，卷1，3a-3b。

⁶⁵ 〔明〕朱多燠，〈夏日閒居五首·其五〉，收入氏著，《朱宗良集》，卷5，〈五言律詩〉，頁2a。

⁶⁶ 〔明〕朱多燠，〈秋夜〉，收入氏著，《朱宗良集》，卷5，〈五言律詩〉，頁6a。

⁶⁷ 〔明〕朱多燠，〈除前一日巍甫佳甫過飲分得漁字〉，收入氏著，《朱宗良集》，卷6

之災，⁶⁸重建也需要不少經費，經濟狀況雪上加霜。而〈臥疾九首〉、〈疾殆四首〉、〈疾間七首〉這三組詩，更是顯示其晚年處境堪憐，絲毫不見王孫的皇家氣象。誠如前所述，朝廷一直朝著裁減祿糧的政策走，優渥生活不復見。當然，窮沒關係，但是無所事事，人生沒有目標才是其內心最大的痛苦。在其文集裡，充斥送往迎來、宴席酬唱的詩句，不管是在江西名閣滕王閣與夕佳樓，或是宗室家中。然不管賓客是升官到此還是貶官遠行，他自己卻永遠困在豫章城內，哪兒也不能去。在給朋友的詩云：

分藩豫章郡，地勝有餘樂。爽氣浮雲峯，江流帶高郭。心賞希良朋，
毫素獲所託。胡生實燕婉，十載阻京洛。每睹鴻雁賓，永歎遠行客。
余子璠璵美，抗迹戀丘壑。載誦招隱篇，清風振叢薄。⁶⁹

余無旦，查不出何人？但山人胡岳松（字茂承）則是早年棄舉子業，走上京十年，到處談藝論道，而朱多燝卻永遠看著別人來來往往，各自精彩。這樣的心情也反應他對自然「代謝」原理的感受，在生病時詩有云：「懷往暢絕悰，悼今羸成瘁。代謝理固然，詠言著沉思。」⁷⁰另一首云：

涉旬迫素秋，炎暑將欲移。庭樹團清雲，晨朝白露晞。時序有代謝，
疾疢胡不衰。孤枕對四壁，單形備兩儀。造化苟弗棄，林壑尚足顧。⁷¹

自然時序有春夏秋冬，但他身為王孫，卻永遠只是王孫，什麼實事都不能做。朱多燝在給堂弟朱多燿與朱多烜（字貞吉，號瀑泉，奉國將軍，1541-？）的和詩中說：

茱萸處囊中，芬郁難遠揚。蘭蕙被幽阪，詎稱黃鵠裳。……倘逢懷沙
人，聊以充饑糧。⁷²

，〈五言律詩〉，頁 8b。

⁶⁸ 「戊子季冬十日，市中鬱攸不戒，及我舉族。余寢之重屋燬焉，正堂且不免。」〔明〕朱多燝，〈愍災〉，收入氏著，《朱宗良集》，卷 3，〈五言古詩〉，頁 7a。

⁶⁹ 〔明〕朱多燝，〈贈余無旦並寄胡茂承〉，收入〔清〕陳田輯，《明詩紀事》，第 1 冊，甲籤卷 2 下，頁 67。

⁷⁰ 〔明〕朱多燝，〈臥疾九首·其四〉，收入氏著，《朱宗良集》。卷 2，〈五言古詩〉，頁 23b。

⁷¹ 〔明〕朱多燝，〈臥疾九首·其六〉，收入氏著，《朱宗良集》。卷 2，〈五言古詩〉，頁 23b。

⁷² 〔明〕朱多燝，〈詠菊同從弟用晦貞吉賦〉，收入氏著，《朱宗良集》，卷 3，〈五言古詩〉，頁 6a。

此處因賞「菊花」引「茱萸」的典故，應是採用唐代王維的名詩句「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⁷³朱多燬的意思是我們兄弟如茱萸一樣，即使香味再香，被包在「囊」中，芬芳也不會遠揚的。「蘭蕙被幽阪」則是用唐代仲子陵〈幽蘭賦〉的典故，⁷⁴長在深山裡的蘭花，香味再香也不可能遠揚。而朱多燬自認自己即是「石蘭」，因為其文集原來命名《石蘭館藁》，王世貞將其改為「國香集」，其序有云：

時宗良方危忌者，邑邑不自得，盡哀其所著各體曰「石蘭館藁」者。
……藁初曰石蘭，宗良志也。蘭者，國香也。請更字曰國香，而為序之。⁷⁵

而「黃鵠裳」則是因咏菊而用漢昭帝《黃鵠歌》的典故。⁷⁶最後「懷沙人」則是指楚國屈原抱沙自沉。可以說這是一首非常悲傷的詩，也只能對同宗兄弟說，外人是很難理解這種再怎麼努力，都是白費的心情。

三、從經世到棄世

對朱多燬最重大的打擊是落選「宗正」，意味在宗室裡唯一能做實事的機會也沒有了。但要說明這件事為何對其有這麼大的傷害，必須從隆慶以來，四方對宗室的財政與人才出路問題提出的建議說起。宗室裡，戈陽莊僖王朱拱樞於隆慶年間曾建言「均祿入仕」，大要是：

考諸嘉靖四十三年以前，未經減祿，歲支銀數，畫為定規。自後遇有

⁷³ [唐]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⁷⁴ [唐]仲子陵〈幽蘭賦〉：「蘭為國香，生彼幽荒。貞正內積，芬芳外揚。和氣所資，不擇地而長。精英自得，不因人而芳。況乃崖斷阪折，谿分石裂。山有木而轉深，逕無人而自絕。柔條獨秀，芳心潛結。翡翠戲而相鮮，靡蕪生而共悅。然後眾草之中，迥為一叢。卑以自牧，和而不同。」[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515，頁5239b。

⁷⁵ [明]王世貞，〈朱宗良國香集序〉，《弇州山人續稿》，卷52，〈文部·序〉，頁5a-6a。

⁷⁶ 「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衣肅兮行蹒跚。金為衣兮菊為裳。唼喋荷苻出入蒹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晉]葛洪輯，《西京雜記》，卷1，頁4a。

新封，即於舊封祿內扣出，照爵遞減，多少均分。雖不能如初使之有餘，亦不致全無，以致失所。無事加賦於民，而國用自足。無事定限封爵，而宗祿自均。……況宗學已久建，倘許仕進，俾有志者考選應試，中式者比王親仕格轉遷，既得少效微勞，補報萬一；且祿無重給，抑亦裁省一端也。⁷⁷

當時對於祿米分配與宗室入仕提出看法，但朝廷沒有議決。不知道是不是跟宗室交往既久，王世貞也曾於隆慶二年上疏，其在「一酌恩義以處宗室」中說：

國家待宗室之意往往傷於用恩，其待宗室之法往往傷於用義。夫族屬至於奉國將軍，亦可已矣。又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世世不絕，所謂傷於用恩者也。雖其疏者皆高帝及列聖後也，無罪而困之于一城，而絕其仕進之路，所謂傷于用義者也。⁷⁸

王世貞特別點出將宗室之法延伸至中尉以下傷於用恩，又將這些皇親邊緣之宗室「無罪而困之于一城」，又絕其仕進之路傷於用義。所以他希望：

於奉國將軍諸子，俱聽免其祿秩。分居附近州縣，廢箸之日，仍照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徭役，終身使得畢力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肄學應試，聽為南京及司府州縣等官。⁷⁹

這個建議同樣沒有被採納，原因不難想像，你不想吃皇糧，別人還想吃呢！更何況可白吃皇糧，為何不吃？王世貞在「宗室策」也提及說：

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為厲禁，俾不得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偕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至併室而雉經者有之矣，易名姓而為所不可為者有之矣，是重敝宗室也。……至舉天子三葉之懿親，無罪而圍之一城之內，被之以虛名而實之以庶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⁸⁰

⁷⁷ [明]劉子武，〈皇明戈陽莊僖王媳鎮國將軍劉夫人壙志銘〉，《江西出土墓誌選編》，頁499-500。

⁷⁸ [明]王世貞，〈應詔陳言疏〉，收入氏著，《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06，〈文部〉，頁6a。

⁷⁹ [明]王世貞，〈應詔陳言疏〉，頁6a-6b。

⁸⁰ 「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惠。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

王世貞說出宗室為了不願繼續這樣的生活，有自殺的，也有甘願放棄名分而去朝廷厲禁之事的。最後如同前所言將宗室「無罪而圍之一城之內」，空有宗室虛名而實際則是庶人，深刻描繪出當時邊緣宗室的處境。

對於朱多燬而言，始終等待禁令約束的放寬。例如萬曆二年，禮科給事中石應岳奏疏內即提出：「不係賜名授爵者，盡弛諸禁，聽其士農工商，從便為之。其有文學才能者，一體應舉入仕，准王親事例，不許任京官、握兵權。」⁸¹到了萬曆十七年（1589）五月，吏科給事中張應登（字玉車）疏「或于宗室中擇舉學行兼優者一人以為宗正」，禮部覆云：

邇惟周府宗正之設最稱得人，自睦樛物故，槩未之聞也。至于連歲荒歉宗室貧者死亡相繼。相應行撫按官，會同該府，推舉宗正一員。…
…旨報可。獨開仕禁一款，禮部未敢遽任。⁸²

張應登當時奏疏裡提及到南昌一地堪為宗正者有「多燬、多炆、多燿、多烝」。⁸³隔年，給事中徐學聚（字敬輿，號石樓）上疏說：

江省宗室自宸濠逆誅以來，久無親王統御，驕悍難馴。近日如拱樞因羅曰伊催租債，相毆身死，情罪既真，自有正法。多烝乃乘機謹嘯，聚眾劫掠，戕害良民，若不嚴加禁緝，其為地方隱禍非小。仍乞照周府例，設立宗學，聽撫按官舉學行兼優者為宗正，選教授等官為之分教。有不遵約束者，許宗正參奏重處。部覆如議。⁸⁴

也就是說，張應登上疏時，朝廷還未決定是否在寧府設「宗正」一職，直至朱拱樞、朱多烝事件發生後，朝廷才真正實施宗正條。當時朱多燬的確被推舉，因為他曾做〈吾省兩臺檄監牧舉宗正余具牘懇辭述志一首〉，⁸⁵並且寫詩

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有支也。」〔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 114，〈文部·策七〉，頁 11b-13a。

⁸¹ 〔明〕顧秉謙等修，《神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23，「萬曆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頁 609。

⁸² 〔明〕顧秉謙等修，《神宗實錄》，卷 211，「萬曆十七年五月十三日」，頁 3953-3954。

⁸³ 〔明〕焦竑編，《獻徵錄》（上海：上海書店，1987），卷 2，〈宗室二〉，「輔國將軍宇浹」，頁 60b。

⁸⁴ 〔明〕顧秉謙等修，《神宗實錄》，卷 229，「萬曆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頁 4250。

⁸⁵ 〔明〕朱多燬，〈吾省兩臺檄監牧舉宗正余具牘懇辭述志一首〉，收入氏著，《朱宗

贈給推舉他的張應登，詩中說：

世業非劉向，明經愧伏虔。公懷關社稷，予病偃林泉。西掖徽音美，
南州盛事專。遂令輝簡冊，終恐負陶甄。⁸⁶

自謙不是劉向與伏生之流，學行不配宗正之位。最終結果，朱多燝落選，宗正應是由朱謀璋（字鬱儀，號海岳，封鎮國中尉，1551-1624）獲選。⁸⁷王世貞安慰朱多燝說：

每得公一番詩，輒復一番奇進。才情融美，格意朗暢，朱邸中乃復有
斯人哉。豫章諸秀翩翩藻逸，公與用晦為之冠冕。子良、子雲輩不得
專美於前矣。宗正條能抑公一時，不能抑公後世也。⁸⁸

最後提到「宗正條」問題，顯見朱多燝因此事心情大受影響。

但為何朱多燝最終沒有被選為宗正呢？原因可從王世貞的信中看出：

夏間所聞，極不可人意，初亦為疑駭，徐而察知妬婦之口也。然令子
累足下故不淺，今能改玉否？⁸⁹

王世貞安慰詩云：

江水粼粼無限聲，接天風雨豫章城。俱傳子政為親累，不擬文休入弟
評。朱戶蓬蒿添傲色，清齋橡栗助饑鳴。蒲團欲擲人間世，却為交遊

良集》，卷3，〈五言古詩〉，頁1a-1b。

⁸⁶ [明]朱多燝，〈奉贈諫議內江張公三十韻有引〉，收入氏著，《朱宗良集》，卷7，〈五言排律〉，頁5b。

⁸⁷ 朱謀璋被選為宗正之事，史無確證。《獻徵錄》記云：「萬曆辛卯冬，給諫葉公初春疏請設江西宗正，舉謀璋學行。萬曆癸巳冬，撫按兩臺議增石城管理，疏薦璋於朝。明年，奉勅管理石城王府事，得刑劾不法者。」見[明]焦竑編，《獻徵錄》，卷1，〈宗室一〉，「輔國將軍拱樞」，頁50d。葉初春上疏在萬曆十九年，但朝廷沒有議決，二十一年後雖給管理之權，仍不知是否有宗正之名。不過往後在羅治與姚旅的書裡都稱朱謀璋為「宗正」，應該最終還是給予其名位了。[明]羅治，〈鬱儀宗正〉，《大月山人集》，卷11，〈俳語〉，頁61a。[明]姚旅，《露書》記云：「凡病危篤、不可施藥者，煎人參湯，入童便飲之，出王損庵太史藥書。南州孝穆王孫丙辰病劇，醫不敢治，待盡而已。其尊人鬱儀宗正用前方飲之，連進三服，即汗止不嘔，索粥飲矣，後唯飲人乳，累月而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卷12，〈技篇〉，頁302。

⁸⁸ [明]王世貞，〈答宗良·又〉，《弇州山人續稿》，卷172，〈文部·書牘〉，頁14b。

⁸⁹ [明]王世貞，〈答宗良·又〉，《弇州山人續稿》，卷172，〈文部·書牘〉，頁15b。

感慨生。⁹⁰

所謂「子政為親累」，指的是東漢末年許虔（字子政）與堂兄許靖（字文休）的典故，意謂朱多燿被自己兒子所為所連累。所謂「不擬文休入弟評」，指的是許劭（字子將）與許靖感情不好，「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⁹¹也就是說其落選之因是同宗室的評價不公。⁹²這情形也同樣發生在候選的朱多燿身上，《獻徵錄》記云：

性簡貴矜莊，舉止多僻，族人莫不屬目而遠之。晚節益嗜黃冶，閉關絕慶弔。禮再舉宗正，而毀者益眾，悒悒不樂卒。⁹³

朱多燿因有「毀者」而落選，抑鬱而卒，王世貞所言「妬婦之口」應該就是「毀者之言」吧！前述王世貞為朱多燿詩集寫序時，也曾提到「宗良方危忌者，邑邑不自得」。朱多燿因此事，心情完全倒向佛教，從王世貞「蒲團欲擲人間世」一語可知。吳國倫安慰的詩中亦有云：「總是疑難辨，何言法未平。知君憂憤切，雷雨望天京。」⁹⁴朱多燿收到王世貞慰詩後，覆詩云：

病起蕭條轉不堪，情深千里寄瑤函。文休馬磨貧依命，子政丹方老未諳。盡室妻孥懸儋石，幾人岐路解車驂。江湖早晚波濤息，欲待精廬乞一龕。⁹⁵

意思是說他自己將像許靖一般馬磨自給是因為「命中注定」，外界如何變化已不重要，他現在只要有一佛龕在房間裡就好。

朱多燿因此事歸向佛教，因此將「抱膝軒」改為「摩尼菴」。王世懋〈摩

⁹⁰ [明]王世貞，〈寄宗良國尉〉，《弇州山人續稿》，卷17，〈詩部·七言律〉，頁21b-22a。

⁹¹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晉]陳壽撰，[劉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38，〈蜀書八·許糜孫簡伊秦傳第八〉，頁963。

⁹² 蔣濟《萬機論》：「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見[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南朝梁]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卷中之下，〈賞譽第八〉，頁417；或卷中之下，〈品藻第九〉，頁499。

⁹³ [明]焦竑編，《獻徵錄》，卷1，〈宗室一〉，「奉國將軍多燿」，頁49d-50a。

⁹⁴ [明]吳國倫，〈有聞寄慰宗良二首·其二〉，收入氏著，《甌甌洞稿》，《續稿》，〈詩部·五言律詩〉，卷4，頁426a。

⁹⁵ [明]朱多燿，〈答元美寄慰之作〉，收入氏著，《朱宗良集》，卷8，〈七言律詩〉，頁15a-15b。

尼菴詩并序〉云：

（朱多燬）嘗以抱膝名軒，寄情梁父，不忘自試，屬余為詩而未暇也。撫時觸事，年至歸乘，遂以摩尼名菴而抱膝吟不復作矣。余嘉乃志，不辭破冗詩之，共獎末路，同登彼岸，庶幾不負斯旨云。

玄心銷盡舊風流，一室逃禪老徼侯。直使青藜翻避照，悔從枯木去輕投。本來不向驪龍取，偶失還令罔象求。莫問朱門與蓬戶，迷津了處總成游。⁹⁶

「抱膝吟不復作矣」一語，道盡朱多燬經世之志已滅。詩中以「驪龍」⁹⁷喻「千金之珠（宗正）」，得了這個職位，往後可能遭受災殃。「罔象」⁹⁸則是用黃帝遺玄珠，最後是罔象找回的典故，意謂最終是「無心」之人才能得到。王世貞也為摩尼菴寫詩：

君家齋頭十九首，一首一顆珠光流。平陵頗梨吐五色，欲與舍利俱千秋。驪龍有領那可採，罔象無心翻見投。爝火自來難鬪日，豐城雙劍黯然愁。⁹⁹

與其弟一樣用同樣的典故，最後「爝火自來難鬪日」說藩府宗室自不能跟皇家爭，豐城雙劍指的就是朱多燬與朱多燿。吳國倫也寄詩云：

聞君選地平如掌，結宇安禪息塵鞅。浦口珠光徹夜明，林間寶樹如雲長。豫章城中十萬家，一室偏棲九色霞。碧筍丹筒都戒典，天龍人鬼俱恒沙。滕王歌舞久銷歇，萬古西山臨水月。寂寂能空水月情，不愁

⁹⁶ [明]王世懋，〈摩尼菴詩并序〉，《王奉常集》，卷11，〈詩部·七言律〉，頁9b-10a。

⁹⁷ 《莊子·列禦寇》：「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稚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齧粉夫。』」〔清〕王先謙，《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8，〈列禦寇〉，頁285。

⁹⁸ 《莊子·天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侖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宣云：「似有象而實無，蓋無心之謂。」〔清〕王先謙，《莊子集解》，卷3，〈天地〉，頁101。

⁹⁹ [明]王世貞，〈題宗良王孫摩尼菴〉，收入氏著，《弇州山人續稿》，卷16，〈詩部·七言律〉，4a。

濟海無真筏。¹⁰⁰

詩意在說明放棄原來的生活情調，一心向佛，必有大乘渡苦海。朱多燬在收到王世貞與吳國倫詩後，賦詩云：

息心久矣萬緣灰，精舍蕭然面水開。慧日遠從東海照，法雲低度九江來。青蓮妙偈珠雙暎，枯木空林雁並迴。便欲招攜成淨社，疎鐘殘月幾徘徊。¹⁰¹

朱多燬自認「萬念俱灰」，還希望兩人一起來念佛，共組淨社，故歐大任寄詩裡有「發願心從淨土迴」之句。¹⁰²

萬曆二十四年左右，王世貞回信給朱多燬，信中說：

宗正約束漸寬，匡山彭蠡之間，不妨輕刀籃筍，當盡吐胃中之奇，以示不刊。……洪都朱邸三儁已失貞吉兄與用晦，白頭昆弟也。……昨有一僧號達觀者，與之談，覺得一切都放下，唯於迴向處尚懶散，此味不敢獨享，敢以薦兄。¹⁰³

又再次提及宗正條事情，要朱出來走走散散心，最後還推薦紫柏真可（1543–1603）給他。這時的朱多燬已經臥病在床，不良於行。湯顯祖（字義仍，號海若，1550–1616）至其家探病，有詩云：

帝子閣中寧獻王，神仙開國多文章。龍孫卜西實宗老，一時貞吉還宗良。宗良一生稱長者，古色峩峩澹瀟灑。朝論幾回擇宗正，名流是處酬風雅。十數年中餘一人，七十老翁餘半身。尚有天機出文賦，深堂見客隨車輪。三年別君常忽忽，視日相看怕蕪沒。後來作者知何人？世亦不復貴此物。我來雨雪病經旬，久矣相忘世外春。偶欲向君舒一笑，會見龍沙山勝人。¹⁰⁴

¹⁰⁰ [明]吳國倫，〈寄題宗良王孫摩尼菴〉，收入氏著，《甌甌洞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22，臺南：莊嚴文化，1997），卷 9，〈七言古〉，頁 603a。

¹⁰¹ [明]朱多燬，〈王元美司寇吳明卿大參寄題摩尼庵佳篇同日而至〉，收入氏著，《朱宗良集》，卷 8，〈五言排律〉，頁 5b-6a。

¹⁰² [明]歐大任，〈聞宗良君侯摩尼齋成〉，《歐虞部集十七種》、《西署集》，卷 6，〈七言律詩〉，頁 4b-5a。

¹⁰³ [明]王世貞，〈宗良君侯〉，收入氏著，《弇州山人續稿》，卷 180，〈文部·書牘〉，頁 9b-10a。

¹⁰⁴ [明]湯顯祖，〈過貞湖王孫問疾〉，收入〔明〕徐朔方箋校，〔明〕錢南揚校點，

先談選舉宗正之事，再說到「七十老翁餘半身」，可見當時已經「肢節並廢」。¹⁰⁵「我來雨雪病經旬」，可見發病時間已十幾天了。朱多燠〈病殆〉詩云：

虛譽髮始燥，往籍心頗戀。祿薄仕屢空，情澹恣遊行。……清貧誠素
 耽，沈疴益憂患。疢疥三旬移，憊體雙瞳眩。……岱宗逝行遊，兩楹
 將夢奠。極樂在涅槃，塵世何所羨。¹⁰⁶

這個詩回顧其過往一生：早年專注「往籍」，但往後不但「祿薄」，當官也無機會，導致「情澹」。又窮又病，一場大病，不良於行，再也無法遊山玩水。最終將希望放在西方極樂世界，對塵世的一切無可眷戀。朱多燠給友人詩云：

忽枉蓮花偈，如參最上乘。一珠纔照夜，諸品訝傳燈。范甯招難至，
 陶潛醉自憎。却思公府裏，清絕玉壺冰。¹⁰⁷

詩意雖是稱揚來詩的陸郡丞是「公府裡的玉壺冰」，但也說明他自己跟東晉范甯（字武子）與陶潛（字元亮，365-427）一樣，歸隱不出，在摩尼菴裡，青燈古佛相伴，念《諸品經》。¹⁰⁸這種一切放下的心情，也反映在他將自己的詩集名改為「朱宗良詩集」，而非王世貞的「國香集」，連其序亦不收，可見對過往的一切已不再有任何眷戀。

萬曆三十四年，因大學士李廷機（字爾張，號九我，1542-1616）的建議，朝廷將考科舉的資格，放寬至將軍與鎮國中尉與輔國中尉位階，正式解除朱多燠入仕之路的約束。¹⁰⁹令人感到悲傷的是，隔年朱多燠就過世了。一生都在

《湯顯祖集·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17，頁679。

¹⁰⁵ 「好逐王孫桂苑風，水盤煙燼博山紅。由來一葉天香傳，總在枯心斷節中。」〔明〕湯顯祖，〈沉角寄宗良王孫王孫肢節並廢而韻思轉清〉，收入〔明〕徐朔方箋校，〔明〕錢南揚校點，《湯顯祖集·詩文集》，卷19，頁777。

¹⁰⁶ 〔明〕朱多燠，〈病殆四首·其一〉，收入氏著，《朱宗良集》。卷2，〈五言古詩〉，頁24a-24b。

¹⁰⁷ 〔明〕朱多燠，〈酬臨江陸郡丞寄題摩尼菴之作〉，收入氏著，《朱宗良集》，卷6，〈五言律詩〉，頁2a-2b。

¹⁰⁸ 〔明〕朱多燠，〈病中得李本寧參知書并所刻諸品經〉，收入氏著，《朱宗良集》，卷3，〈五言古詩〉，頁3b-4a。

¹⁰⁹ 《神宗實錄》：「始令宗室將軍鎮輔中尉俱得與生員一體應試，進士出身者，二甲選知州，三甲選推官知縣。其以鄉舉出仕者，亦照常除授，俱不得選除京職。先是宗室開科例止許奉國中尉以下入試，輔國以上爵尊，難於授職，不得與。至是禮臣李廷機議言：『封爵科目原屬兩途，彼既願從科目中式，後自應照士子出身資格一體

萬曆朝度過的謝肇淛（字在杭，號武林、小草齋主人，1567-1624）曾評價藩府問題時說：

今天下宗室之多莫如秦中、洛中、楚中，賢者賦詩能文，禮賢下士，而常鬱鬱有青雲無路之歎。¹¹⁰

「鬱鬱有青雲無路之歎」一語，正是朱多燬一生最佳的寫照。

銓選，何拘原爵。』遂得允行。」〔明〕顧秉謙等修，《神宗實錄》，卷424，「萬曆三十四年八月一日」，頁8006-8007。

¹¹⁰ 〔明〕謝肇淛，《五雜俎》（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卷15，〈事部三〉，頁297-298。

四、結論

明代宗室與歷代宗室相較有很大的不同，起初的設置與種種禁令，成為地方上既封閉又舒適的藩府政治生態圈。這個圈子隨著人口的增加，逐漸變形，祿糧不足促使宗室突破既定的法律界線，犯罪的處理與條例的增刪，成為嘉靖以後的顯著特色，而低階宗室（如將軍與中尉）成為經濟問題的首要受害者。對於江西寧府的宗室來說，除了經濟的戕害外，因謀反而廢府的歷史事實，更使寧藩後人的生活狀況更形複雜。因為府滅之後，郡王間因經濟問題導致彼此猜忌與爭奪僅剩的皇家利益。瑞昌王府之後的朱多燠在反藩與低階宗室政經雙重弱勢下，仍然努力成為過往與當時良好宗室標準下的楷模。儒家經世濟民的心態與復古的詩文能力，成為朱多燠令人印象深刻的「人設」，「宗良」之字不言可喻。這樣的人設，卻也是其心理焦慮的來源。儒家君子不僅僅是追求自我的成德，更要致力於「萬世開太平」，但朱多燠在宗藩條例的限制下，只能「無所事事」，始終邁不進迢迢的「青雲之路」。石中之蘭，開在深山裡，自開自謝，誰能聞之？當宗藩禁令約束逐漸放寬，人生似乎有了希望，但在宗正選拔上，卻因家人拖累而無能一展長才。朱多燠從懷抱諸葛亮「抱膝長吟」到遁入「摩尼菴」禮佛度日；從經世到棄世，說明藩府的機制是如何將一個有志青年消磨為佛門弟子。此世不能跳脫藩府，期待來世脫離六道，不再受此劫難。易代之後的顧炎武曾為勝朝宗室後人詩集作序，序裡說到：

自古以來，待宗人之失，未有如有明者也。庸疏而舍戚，內羈而外親，既不得筮仕為吏，而復限之於國城之中，若無罪而拘之者。……於是舉天子之宗，無一人焉任國家之事，以生草澤之心，而召蠻裔之侮，寧以其四海之大，宗祧之重，畀之非族者而不恤，嗚呼！此亦後世有天下者之大監也已。¹¹¹

顧炎武「無罪而拘」語比王世貞「無罪而囿之一城」更加突顯宗室空間限制

¹¹¹ [清]顧炎武，〈朱子斗詩序〉，《亭林詩文集·文集》，卷2，收錄在《顧炎武全集·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84-85。

而導致的心理壓力，如同無罪而被罰，亦是所有宗室的原罪。而在朱多燬死前一年，禁令的開放，更映照命運的捉弄。

本文於 2024 年 06 月 19 日收稿；2024 年 11 月 18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莊祐維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唐〕房玄齡等撰、吳則虞點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晉〕陳壽撰，〔劉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晉〕葛洪輯，《西京雜記》，明嘉靖元年沈與文刻本。
-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南朝梁〕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萬曆間（1573-1620）世經堂刊本。
-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明萬曆間（1573-1619）吳郡王氏家刊本。
- 〔明〕王世懋，《王奉常集》，明萬曆刻本。
- 〔明〕王守仁著、吳光等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明〕王宗沐纂修、陸萬垓增修，《江西省大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刊本影印。
- 〔明〕朱多燾，《朱宗良集》，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刊本。
- 〔明〕余曰德，《余德甫先生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1997，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 〔明〕吳士編、朱多燾、余曰德選，《夫容社吟藁》，明隆慶4年序刊本，日本內閣文庫藏。
- 〔明〕吳國倫，《甌瓚洞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1997，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明萬曆39年（1611）刊本。
- 〔明〕林庭楫修、周廣纂，《江西通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1996，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 〔明〕姚旅，《露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

- 〔明〕張居正等撰，《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湯顯祖著，〔明〕徐朔方箋校，〔明〕錢南揚校點，《湯顯祖集·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明〕焦竑編，《獻徵錄》，上海：上海書店，1987，據明萬曆四十四年（1606）徐象標曼山館刻本。
- 〔明〕費宏等撰，《武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劉世儒繪著，《劉雪湖梅譜》，墨妙山房刻本。
- 〔明〕歐大任，《歐虞部集十七種》，清刻本。
- 〔明〕歐陽德著，〔明〕陳永革編校整理，《歐陽德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 〔明〕黎民表，《瑤石山人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
- 〔明〕謝肇淛，《五雜俎》，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 〔明〕羅治，《大月山人集》，明天啟間菜花軒刻本。
- 〔明〕顧秉謙等修，《神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7。
- 〔清〕朱潼修、徐彥楠等纂，《安仁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6，據同治十一年刻本影印。
- 〔清〕范邦甸，《天一閣書目》，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嘉慶十三年揚州阮氏文選樓刻本影印。
- 〔清〕陳田輯，《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清〕楊周憲修、趙日冕等纂，《新建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清康熙十九年（1680）刊本影印。
-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清〕顧炎武著，《顧炎武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朱渥丹等編纂，《盱眙朱氏八支宗譜》，民國十八年（1929）務本堂木活字印本。
- 陳柏泉編著，《江西出土墓誌選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二、近人論著

Robinson, David M “Princely Courts of the Ming Dynasty.” *Ming Studies* 65 (May 2012): 1-12.

Robinson, David M “Princes in the Polity: The Anhua Prince’s Uprising of 1510.” *Ming Studies* 65 (May 2012): 13-57.

〔英〕柯律格 (Craig Clunas) 著，黃曉鵬譯，《藩屏：明代中國的皇家藝術與權力》，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

〔美〕魯大維 (David M Robinson)，〈歐美的明朝宮廷史研究動態〉，《故宮學刊》2 (2016)，頁 419-424。

王崗著，秦國帥譯，《明代藩王與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護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左媛，《明代寧藩著述刻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2020。

周榆華，〈近 30 年來明代藩府與文學研究述略〉，《南昌高專學報》，1 (2012)，頁 24-25、28。

林桂如，〈「知我者，其惟是書乎」：論朱權《原始祕書》之編纂〉，《成大中文學報》，51 (2015)，頁 159-188。

林桂如，〈朱權的兩部史書——《通鑑博論》與《漢唐秘史》〉，《書目季刊》，46：3 (2012)，頁 37-48。

孫佳萍，〈明代江西寧藩文學研究〉，廣州，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系碩士論文，2021。

張明富、張穎超，《天潢貴胄的心智結構：明代宗室群體心態、知識狀況及信仰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張曉彭，〈明代宗藩詩人及其詩歌述論〉，《南都學壇》，5 (2016)，頁 46-52。

張藝曦，〈明中晚期江西宗室與士人社集〉，《故宮文物月刊》，439 (2019)，頁 34-41。

張藝曦，〈明中晚期江西詩、文社集活動的發展與動向〉，《新史學》，31：2 (臺北，2020)，頁 65-115。

梁曼容，〈20 世紀以來的中國明代宗藩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4 (2019)，頁 30-

40。

梁曼容，〈貧困的貴族：明代下層宗室的階級固化與特權異化〉，《中國史研究》2(2022)，頁 145-161。

連啓元，〈親親與幽禁：探析明代高牆規劃與罪宗淹禁現象〉，《法制史研究》，38(2021)，頁 57-91。

閔海青，〈九十年代以來明代宗藩研究綜述〉，《山東教育學院學報》，6(2006)，頁 102-105。

陳清慧，《明代藩府刻書研究》，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廖子萱，〈冒亂宗支：明代宗室的非婚生子女問題〉，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13。

薛正昌，〈明代藩王慶府宗室考〉，《社會科學戰線》，7(2014)，頁 90-97。

顧錦春、葉劍飛，〈近 20 年來國內學界對於明代宗藩的研究綜述〉，《蘭州教育學院學報》，4(2006)，頁 14-19。

Punished Without Guilt: The Emotional Complexities of Zhu Duohui, a Descendant of Rebel Vassal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Yang Cheng-hsien*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emotional shifts in the life of Zhu Duohui (1530-1607), a descendant of the vassal clan of the Ning fief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t explores how he navigated his identity as a royal family memb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historical reality of the Ning fief's rebellion. Zhu Duohui grew up amidst the disputes that followed the abolition of the Ning fief, a time when his family's stipend was insufficient. He aspired to emulate the example of Zhuge Liang, desiring to be a virtuous minister who could assist the Ming rulers and serve as a model for other royal descendants. However, due to the restrictive regulations imposed on members of the imperial clan, Zhu Duohui was un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turned instead to literature and poetry, earning high praise for his work. But because the restrictions on imperial clan members were not lifted and because he failed to secure a position as the chamberlain of the imperial clan, Zhu also fell ill in his later years. His earlier aspirations to serve the state faded, leaving him only able to seek solace in Buddhist meditation. Although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were lifted a year before his death, Zhu had already lost both the motivation and energy to pursue a degree. Through an analysis of Zhu Duohui's emotional journey, this study reveals the psychological and existential aspects of life within an imperial fief, offering a more nuanced portrayal of the imperial family and one that contrasts with the typical image of opulence and prestige.

Keywords: Zhu Duohui, Imperial Clan, Liu Shiru, Ning fief, Chamberlain for the Imperial Clan

* Ph.D.,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R.O.C.